



水上千手观音

2026年春天，重庆市大足区玉滩水库的水位下降，岸线一点点后退。先是裸露出岩石的轮廓，然后是一只手；往下，是一排手；再往下，是密密层层、仿佛要从水中“长”出来的手。风一吹，水面晃动，光影在石壁上游走，一尊“千手观音”就这样从水里“醒”过来。

这一幕被路过的摄影师拍下传到网上，引发众多网友热议：“水里居然藏着这样的雕刻？太震撼了！”“没想到水中也有千手观音！”

有人以为，这是哪个朝代被淹没的文物；有人专程赶来，只为目睹这一“奇观”。实际上，这尊重见天日的千手观音石刻并非来自古代，而是30年前，一个普通的年轻匠人一锤一凿刻出来的。

1 相隔30年的“重逢”

微雨中，邵天云又回到了盘龙村。玉滩水库撑船的老乡一眼把他认了出来，热情地招呼：“邵老师，好久不见！”

在岸边居住的彭明珍递来一把伞，她今年54岁。“雕观音那年，我还怀着娃，现在都当奶奶啦。没想到又见着你了。你雕的石刻可给咱们长脸了！”彭明珍激动地告诉邵天云。

船一点点接近，邵天云立于船头，凝视自己当年的作品。看着水波之间浮现的那一排排手，他凝视了很久。身边不时有人坐船经过，拍下水中千手观音。来自北京的柳先生跟随研究敦煌学的朋友专程来玉滩参观，他对邵天云说，希望以后会有更多人能来感受石刻艺术的魅力。

邵天云笑着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这也是我从小的愿望……”

水起水落之间，石头还在，手还在。而那个曾经在山壁前一锤一凿的年轻人，已长出了白发。

船头调转前，他轻轻地说：“能留下点东西，就挺好。”

大足是邵天云出生、成长的地方。小时候，他最熟悉的“游乐场”，不是公园，而是石刻。在大足宝顶山，他站在崖壁下，仰头看那些密密麻麻的造像——衣褶的起伏、手指的弯曲、面部的神态，尽管都是石头，但却像有呼吸一样。

“那时也不懂其中的奥妙，就是觉得好看，觉得了不起。”他说。

看得多了，就开始模仿。

年轻的邵天云用小刀在石块上刻，刻得歪歪扭扭，也不觉得难。慢慢地，他发现，石头其实“有脾气”：有的地方硬，有的地方脆，一锤下去，声音不一样，手感也不一样。

“你得顺着它来。”他后来才明白。

年轻时，他没有系统学过雕刻或美术，也没有完整的图纸可以揣摩，但那些年在石刻前反复观看、在脑子里反复“临摹”的过程，成了他最早的功底。

2 他的“第一件大作品”

1996年，玉滩水库附近的盘龙村，决定在崖壁上做一组雕刻。村民们凑钱，请来当时还是小伙子的邵天云。

那一年，邵天云25岁，初出茅庐。

没有精细设计图，没有成熟的团队。他带着一张简单草稿，还有脑子里对宝顶山千手观音的印象，就上了山。

每天清晨，他从住处出发，要走

先是裸露出岩石的轮廓，然后是一只手；往下，是一排手；再往下，是密密层层、仿佛要从水中“长”出来的手。风一吹，水面晃动，光影在石壁上游走，一尊“千手观音”从水里显露出来……

他一锤锤凿出的千手观音 30年后，惊艳“醒”来



邵天云和儿子邵磊

邵天云和30年前的作品



十多公里山路，背着工具。到了崖壁前，第一件事不是动手，而是看。

看石头的纹理、裂缝、倾斜角度等。哪里可以下刀，哪里必须避开，他要一点点判断。

“石头不会说话，但你能听出来。”他说。接下来，是漫长而重复的动作——举锤、落下；举锤、落下……铁锤敲击錾子的声音，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，一天接着一天。

没有机械辅助，全靠手工。

千手观音的一只手，要从粗轮廓到细部层层推进：先“找形”，再“修边”，再“出筋骨”，最后才是手指的弯曲、指节的起伏。每一只手的手势、力度、所持的法器都各不

相同。

有时候，一天下来，只能完成几只手的雏形。

对于邵天云来说，那是一段孤寂的时光，没人围观，没有掌声，只有山风和石屑。

邵天云最初的设想，是完整呈现千手观音的1007只手。但现实很快摆在面前——由于资金等问题，他一共只完成了480只手。

这在当时，不能不算一桩憾事。

后来，他背上行囊，离开故土，去广东等地从事玉石雕刻，接更精细的活，也赚到了更多的钱。但他一直没有忘记，自己来自“石刻之乡”，他常常对人提起家乡的大足石刻，提起那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瑰宝。

而那面崖壁，后来因为修了水库被淹没。一年一年，逐渐被人遗忘。就连他自己，也很少再提起。

没想到30年后，它“回来”了。今年春天，水位下降。那尊沉睡了30年的石刻，重新露出水面。

邵天云是在别人转发的视频里看到的，他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尊石刻，出自年轻时的自己。

当这尊造像再次破水而出时，因为没有刻完，石像的下半部分保留了山岩的原始形态，反倒生出一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东方留白美学，上半部分与水波的柔美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张力。

光影在水面反射，手影忽明忽暗。“现在来看，当年的遗憾反而成了亮点。如果刻得太满，可能还不会有这样的效果。”邵天云笑了。

未完成的遗憾，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“补齐”。

3 匠心的接力与守望

这些年，邵天云雕刻的作品不计其数，带出了上百名徒弟，有的为了谋生，有的为了传承。他的手越来越稳，也越来越粗糙，指节有些许变形，掌心也结出了老茧。

他说不出复杂的艺术理论，但能精准判断每一刀该落在哪里。

虽然离家多年，但大足石刻的根一直扎在他心里。

前几年，邵天云推掉了许多赚钱的玉雕订单，回到大足。这一次，他不仅仅是为了创作，更是为了传承。他开办了石刻培训班，教更多年轻人怎么握锤、怎么听石头、怎么“慢下来”，他希望把从孩提时代就对大足石刻产生的敬仰和热爱让更多人知晓。

“很多人学得快，但不一定沉得住气。”他说。

在他看来，大足石刻不应该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，它应该活在匠人的指尖、活在百姓的生活里。

现在的邵天云，身边多了儿子邵磊的身影。这位90后年轻人，起初并不理解父亲对石头的痴迷。但当他看到父亲在雕刻时那种浑然忘我的状态，看到大足石刻在世界各地收获赞誉时，他决定接下这把钎子。如今，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雕刻师。

“他们这一代想法不一样，但只要还在做这个，我就放心。”邵天云很高兴看到儿子的进步，期待有一天他能超越自己。

在大足的日子，闲暇时，他爱去宝顶山走走。在那里，看到外国人在石刻前激动得说不出话，他特别自豪。

随着“水上千手观音”走红，越来越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来到盘龙村。

盘龙村党支部书记罗琴说，这片原本宁静的水库边有了人气，青石板小路有了更多人走，村里也多了些热闹。一尊石刻，不仅美了乡村，也唤醒了大家的文化自豪感。

对邵天云来说，这种“热度”可能来得快，也去得很快。他更在意的，是有人愿意停下脚步，看一看这些手，看一看石头里被一点点“凿”出来的细节，加深对“大足石刻”的认可和了解。

30年前，邵天云没能完成这件作品；30年后，它却以另一种方式，被世界看见。

它也会继续讲述这个故事，讲述深爱大足石刻的人，一锤一凿留下的光阴。

上游新闻-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摄影记者 邹飞



邵天云在雕刻